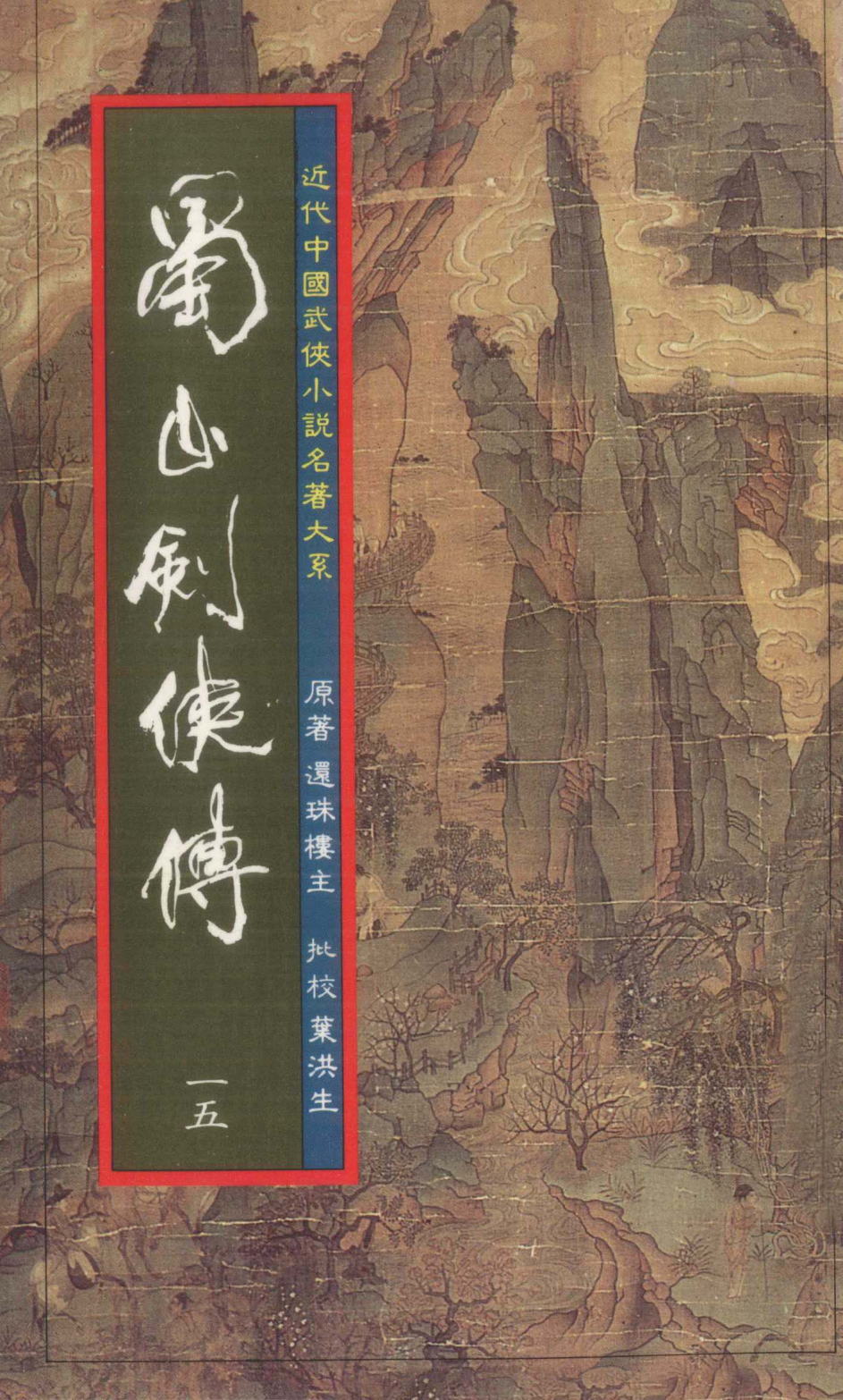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蜀山劍俠傳

一五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一五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1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十五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二〇九回

靈境鎖烟鬟 絕世仙娃參佛女
厲聲騰魅影 窮凶鬼祖遇神鳩

話說二女大喜，正在飛進觀中，掃蕩妖邪；剛把碧蜈鉤收轉，神光罩還未及收，猛聽頭上狼嘯般一聲怪吼。緊跟著眼前奇暗，陰風大作，好似身又困入妖陣，心料為首妖人出來。方思仍施故智，用碧蜈雙鉤殺他；猛又聽四外，似有人在喚自己名字。畢竟初臨大敵，不知厲害，匆匆不暇思索，竟誤當是謝、葉、崔三人尋來。心念微動，立覺頭暈心迷，緊跟著又是一股溫香氣味由地底直冒上來；隨即昏倒神光罩內，不省人事。過了好些時，才覺醒轉，睜眼一看，身已同回錦春谷洞內。義父謝山、保母崔蕪俱在榻前，以前所遇，直如夢境。方欲爬起問詢，吃崔蕪一手一個按住，隨坐榻前，說起經過。

原來崔蕪就在本月晦日坐化，這次入定較久，須要兩晝夜才得醒轉。二女私自出谷遇難，本不知悉。到第二天午後，謝山忽來看望二女，並問崔蕪行期；才到谷口，便看出禁法移動，沒有復原，雖然外人仍難入內，禁法卻已顯露。知崔蕪不會如此粗心，入谷一看，果然二女不見。崔蕪凝煉元嬰正在緊要關頭，斷定二女必是私出，就喚醒她，也無用處，忙又追出尋找。

謝山先以為不會走遠，無意之中尋到小庵，見那道姑孤身一人，住在這僻靜深山尼庵以內；臉上又帶淫邪之氣，知非善良。因二女近已絕跡飛行，精通好些法術，有劍煞法寶防身，憑道姑這等尋常女賊，決非其敵。又急於尋找愛女，打算如尋不見，再運玄功，推算下落。以防二女年幼喜事，急於試驗所習法術，離山遠出，發出事變。

謝山本無心處置，偏那道姑惡貫滿盈，該當數盡。見謝山生得豐神俊朗，望若神仙中人，死星照臨，竟動淫心。以為對方年輕美秀，既然生有二女，人必風流，可以勾搭。見他聽說未見二女，到庵中來，便要回走；一時情動難捨，惟恐失卻畢生難遇的美食，竟把謝山喚回。一面賣弄風騷勾引，一面以二女為要挾；意是如與苟合，便可明告，否則二女便是凶多吉少。那知碰在太歲頭上，話才出口，謝山連答也未答，祇冷笑得一聲，手一指便將她禁住，迫令供出下落。

道姑才知認錯了人，悔恨已自無及。先還假說看中謝山貌美，想要借此勾引，其實沒見二女來此。又道：「否則你那姑娘精通法術，憑本領，我們怎是對手？」情急分辯，忘了思索，多說了兩句。

謝山聽出破綻，心料二女已中了妖邪詭計暗算；一著急，便用鎖骨酸心之法逼令吐實。這類禁法，尋常道術之士都吃不住，道姑自難禁受，祇得說了實話。

謝山從不輕易殺人，因聽庵中狗男女，竟是前在九華山盤踞為惡，被妙一夫人荀蘭因前往誅戮；漏網多年，慣用「五陰毒雷」傷人的妖道鄧清風門下。以前本就算出二女今年有一場大

難，過此便一條康莊，靜候將來遇合，永無災害。這次本是為此而來，偏生有事耽延，晚來了兩天；如今身入虎穴，已有二日一夜。即便靈警知機，仗著至寶防身，不曾受害；也必因陷在妖陣以內，凶多吉少。不由把多少年未發的怒火勾動，雙手一搓一放，立有一團雷火發將出去，將全庵罩住。一聲霹靂響過，連人帶庵，化為灰燼。同時催動遁光，電掣星飛，往大咎山妖巢中趕去。

三數百里路程，一晃飛到。遠望雙峰並峙，山口內妖煙邪霧，瀰漫山麓。謝山運用慧目神光，定睛透視；看出「辟魔神光罩」光霞閃射，旋轉不休。知道二女祇是被困，未為妖人所害，心才略放。痛恨妖邪，恐被逃脫，忙把遁光斂去，飛到妖陣上空。

謝山先由法寶囊內，取出從不輕用的至寶「都羅神鋒」，往下一擲；脫手化為一蓬三尺許長、一根根似箭非箭、似梭非梭的金碧二色光華。碧光由中心起，箭雨一般，做一圈先四外斜射下去；將妖陣包圍，直入地中不見。另一半卻是一面沒有柄的金光寶傘，停在空中，箭鋒向下微斜，不住閃動。精芒煥彩，奇輝麗空，大有引滿欲發之勢，卻不往下飛落。法寶出手，這才現身大喝：「妖孽速來納命！」

謝山右手一揚，又將「太乙神雷」發動，一片霹靂之聲，挾著百丈金光，千尋雷火，自天直下。陣內妖霧煙光立被震散，千百團的大雷火紛紛爆裂，石破天驚，山搖地撼；火光蔽野，上映霄漢，聲勢甚是驚人。

妖人雖將二女用法迷住，無如「辟魔神光罩」神妙非常，一經運用，祇管無人主持，照

樣發揮它的威力。妖幢電轉中，精芒隨著往四下飛射；妖人所煉凶魂厲魄，祇一挨近，立被消滅。妖人無法近前，收是收不去，用盡方法不能損傷分毫。相持了兩天，知道生擒難望，無計可施。正在想拚人寶不要，精血損耗一點，施展新煉成的一種極汗穢惡毒的邪法；連敵人和那光幢一同毀去。免得夜長夢多，吃敵人師長尋來，留下後患。猛見妖陣上空光華飛閃，方覺不妙；還沒看清是何法寶，寶光金光已自打下。

妖人久經大敵，頗有見聞，認出是正教中「太乙神雷」；疑是以前峨嵋派的對頭，否則不會有此威力，再不見機，便難倖免。仗著妖法高強，長於「化血分身」、「潛形飛遁」之術；先還不捨自殘肢體，一面拚著捨卻一件法寶，略為抵擋須臾，就勢搶收了所用法寶逃遁。及見神雷迅速，一聲霹靂，妖陣先自消滅；自身雖仗法寶擋了一陣，遁向一旁，僥倖沒有受傷。但那用作替身的一粒寶珠，也被神雷震裂，化為萬千點流螢，隕落如雨。驚懼百忙中，再一瞥見空中所懸傘形金光；分明敵人早下絕情，致已死命。就此遁逃，任走何方，都難幸免。情知凶多吉少，照這來勢，不拚受一點大苦，決瞞不過。一時情急，竟用飛劍暗將左臂斬斷，同時施展妖法，「化血分身」；將斷臂代替其身，暗借血光，隱身遁去。

那知謝山早料及此，神雷過處，見妖陣雖破，妖人未死；身畔一片濃煙過處，又飛起一片血光。怒喝：「無知妖孽，惡貫已盈還想逃死！」同時手指處，先前侵入地下的碧色光華，突自妖陣外圍地底鑽出。一頭仍在地下，另一頭光鋒倏地暴長；千百根冷森森的鋒芒，寒光閃閃，齊向中空飛射上去。同時空中金光傘蓋所有鋒頭也自暴漲，根根向下倒垂。金箭如雨。一頭停

空，一頭往下射去；兩下一半針鋒相對，一半參伍錯綜，上下交刺，金光燦爛，耀眼生輝。除了二女光幢所在，晃眼佈滿全陣，密如蝟集。

這「九天都羅神鋒」，又名「滅絕神網」；敵人一經罩住，金碧二色神鋒一上一下，犬牙交錯，互相一合一轉，立即形神皆滅。妖人怎能逃脫？一條代形的斷臂剛剛擲出，瞥見金碧光華上下發動，雖知厲害，還在自幸見機得早，已化血光隱形遁起，能逃一死；至少元神總可遁出，萬沒想到此寶神妙無方。

謝山心疼二女，憤恨妖人到了極處。明知敵人不曾漏網，仍恐萬一妖遁神奇，長於玄功變化；稍為疏忽，未將元神消滅，收寶時稍一疏忽，仍被逃遁。神鋒方一合攏，隨又將手連指，一口真氣噴將上去。那金碧光華，突往中心密集交錯著急轉起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妖人祇慘嗥得半聲，連肉體帶元神全都絞滅。休說血肉，化為烏有，不留一滴；便把元神化盡時，僅剩下的一縷青煙，也被神鋒罡煞之氣，消滅無跡。元神煉化，更無庸提了。

謝仙見妖人伏誅，忙收法寶和神光罩一看。知道二女先中妖人五鬼攝魂之法，因是根性堅強，又有法寶護身；心神一時受了搖惑，元神並未出竅。但是遇敵疏忽，上身和四外雖被神光護住，下半身露出在外；致被妖人採斂千年瘴厲之氣和凶魂妖鬼，互為表裡煉成的「天魔無形毒瘴」侵入。尤幸二女機警，法寶神妙；一覺不妙，雙雙隱入光幢以內，支持不住，往下一落，光幢恰好罩住全身。雖然死去二日，仍能救轉，不過中毒太重，肉身有了缺陷。如今照樣長大成，於修為上，便有吃虧之處；祇好暫時使為幼童，等到將來福緣遇合時，再打主意了。

當下謝山塞了兩粒靈丹在二女口內。雙手抱起，一面叱開石地，陷一巨穴；將三妖徒和所居寺觀一齊沈埋下去，復回原狀。然後回轉錦春谷，連施仙法，並用靈藥；直到次早，崔蕪醒轉，又待到過午，才得救醒。又調養了些時，復原不久，崔蕪坐化便有了準日。

二女從小便受崔蕪撫養，忽要永訣，自是傷心。自聽說起，便守在旁邊隨進隨出，寸步不離；每一談起，便悲泣不止。

崔蕪本就鍾愛二女，有勝親生，見她如此依戀，越發感動。一算日期還有十天，謝、葉二人，須在期前才到，便對二女淒然道：「令尊因妳二人夙根深厚，他年成就遠大，福緣遇合又晚；惟恐把路走錯，修為費力，所傳祇是紮根基的功夫，這主意原是對的。不過令尊和葉道友俱是散仙中的翹楚，玄功奧妙，法術高強；怎沒傳授妳們，實是不解。近一年來，經我再三勸說，雖然傳了一些法術，又賜妳們『辛金劍煞』，乃防身至寶；但是目前異派十分猖獗，遇上妳這樣異稟奇姿，決不放過，妳們又是年幼喜動。我去以後，雖然全谷禁制嚴密；歲月一久，保不靜極思動。又和上次一樣，千方百計衝著出去，受妖邪侵害。」

「日前我又勸令尊和葉道友多加傳授，祇說恐妳分心，時還未至。我道力淺薄，莫測高深，心實放妳二人不下。我前在旁門，也頗算是個中能手；並還得有兩件厲害法寶、一口飛劍，前被未明神尼破去。也由此害怕，棄邪歸正，別的法寶都在。我雖身在旁門，那兩件好的，乃是漢唐仙人遺留下的奇珍，並非邪法祭煉而成。還有幾種防身脫難的法術，雖出旁門，於妳二人卻有用處。久意傳授，惟恐令尊不許，遷延至今。我愛撫妳姊妹十幾年，今將遠別，再生相遇，

尚屬難知。意欲乘這幾天餘閒，擇妳們能用能行的，一一傳授，永留紀念。此外還有一事相託，將來不免為難；妳二人能看我情面麼？」

二女聞言，悲喜交集道：「我二人受保母撫養，恩同慈母，休說為難，刀山劍樹皆所不辭，何用問呢？」

崔蕪嘆道：「此事並不要妳二人涉險，不過那人與我關係極深，不忍視他滅亡。而葉道友又恨他切骨，現時雖得隱藏；他年小南極群邪數盡之日，終須相遇，難逃一死。此係以前未明神尼指示玄機，始得稍知未來因果。我昔年失德之事，可不好意思對謝、葉二道友明言；想來想去，妳二人修煉成就，必和謝、葉二道友常在一起，無事不知。我給妳們留下一封柬帖，備載此事；祇等兩甲子後，葉道友如有掃除小南極四十七島妖邪之事，可即開拆，趕去照此行事，就足感盛情了。」

「那兩件法寶，一名『洞靈箏』，長才數寸，乃漢仙人樵公伏魔之寶，專制山精海怪。如法彈奏，多厲害的怪物，聞聲立如癡醉，周身棉軟，任憑誅戮。更能裂石開山，通行絕海。葉道友小南極除害，如將此寶帶去，省事不少。一名『五星神鉞』，專能破旁門五遁邪法，別的都無足輕重。妳二人遇合成就無不相同，永不分離，可一同應用便了。」

崔蕪隨將諸寶取出，連同法術，擇要分別傳授；五六日工夫，一齊學全。末了取出柬帖，叮囑謹藏，不可告人開拆，二女拜謝領命。

又過三日，謝、葉二人相次趕來，崔蕪重託拜謝之後，由二人相助防護。到了緊要關頭，

洞庭箏。

五星神鉞。

果有兩個異派仇敵，無心中聞得崔蕪居此，尋上門來。剛看出錦春谷設有禁制，未及施展邪法衝進，便為葉繽暗中埋伏的「冰魂神光」所殺。一些應有的魔頭，又吃謝山以全力維護元嬰，未受侵害；終於免去走火入魔的難關，安然坐化。

二女自是悲痛萬分，經葉繽再三勸說，又將二女帶往武夷仙府住了些日，才減去了哀思。由此謝山為二女訂下日課，仍令在錦春谷中修煉，每隔半年前往探看一次。每隔三年，許往武夷省親，住上十天半月。但須有人來接，不許親往。

二女見年已長大，再三請求，長在武夷隨侍，一同修煉；謝山祇是不允。屢請不獲，日久也就不再提起。因有上次遇險之事，谷中封禁越嚴，二女除卻每三年作一次武夷之遊外，一步不能走出。沒奈何，祇得靜心修煉，不再外驚。一晃百年來，自忖根基早固，每見謝山，必要強求另傳道法。謝山總告以女兒將來與我路徑不同，此時多加傳授，反而誤你。二女無奈，又請傳授法寶；謝山吃她磨纏不清，方始允諾。

於是二女每一歸省，必要索討寶物。謝山見二女功力與日俱進，道心堅純，根基尤固。愛極不忍拂意，身邊沒有那多法寶，便隨時物色，得暇現煉些來傳授，遂成慣例。年月一久，二女得了不少法寶，忻喜非常，祇苦無法試用罷了。

這年武夷歸省，恰值葉繽來訪，與謝山談起峨嵋開府盛況。二女聽了，忻羨非常；恨不能當時飛往，才對心思。

其實謝山，前已算出二女遇合，應在本年。祇為自身事忙，又與極樂真人有約；知道二女

不應歸入峨嵋門下。心想二女欲往觀光，等自己事完，用下兩天工夫，默運玄機；細推前因後果，算出遇合所在，放出山去。彼時再抽空前往峨嵋仙府，一開眼界，也是一樣。

二女力求未允，又氣又急，回山籌計了好些日。忽然想起崔無所賜洞靈箏，因一如法施為，左近山石林木俱要遭殃，再厲害些便須山崩地裂。父親所傳諸寶，雖遇不上妖人，試驗威力，畢竟自己還互相試過。獨於此寶，恐損谷中美景，從未演習；難得遇到千古難逢的仙家曠典，父親偏不叫去。尤可氣是父親那好一座仙府，卻不許二女同居；長年佔這牢洞，也住夠了。

千載良機，錯過可惜；何不就用此寶，裂石穿山，逃往峨嵋赴會？父親、葉姑都愛自己，當著那多外人，決無訶責之理。既可見識一些有名仙長道侶，飽看仙山景物；弄巧父親，見這年洞已毀，無處可住，就許令我二人搬到武夷去住，省得長年氣悶。

二女雖修練多年，從未與外交談說，外邊的事，一點不知。童心穉氣猶是幼時，想到便做。先取「洞靈箏」，走向谷口一試；那知禁法神妙，箏上神弦響處，禁法反應，遍處金光紅霞。祇管地動山搖，震得人頭暈目眩；停手仍是原樣未動，封禁依然，休想走出。

二女急得跳腳，幾乎哭出聲來，連試幾次，均是如此。二女心灰氣沮，回到洞內，忽想起禁制俱在洞外。洞倚崇山，父親行法時，決想不到會由後洞攻穿十來里路的山腹，逃將出去。也許可以一試？重又對著後洞如法施為，誰知果然生效，隨著神弦彈動，山石條地逐漸裂開。因無禁法反應，聲音並不十分猛烈，祇漸漸朝前裂去。約有個把時辰，逕將原有一座石山裂成一條峽谷，直通過去，脫出禁制以外。

二女祇慶脫身，洞雖毀壞，也不顧惜。知父親來有定日，葉姑卻是難說，來得又勤；平日惟恐其不來，這時卻恐走來遇上，又難如願。匆匆回洞，將平日衣物覓地藏好，所有法寶全帶身上，立即破空飛起。祇知峨嵋是在西方，不知途徑；心想專往西飛，見了高山美景，就留心查看，遇上人就打聽，沒有尋不到的。

飛行半日，二女自覺飛出甚遠，連遇許多無人煙的高山，俱與所聞不似。正在煩急，忽見腳底山谷之中，生有有些異果，頗與以前葉姑由海外帶來的佛棕果相似。一同飛下一看，正是此果，隨摘吃了兩個，重又飛起。已然飛出老遠，猛想起父親曾說此次赴會群仙，差不多均有賀禮；自己空手前去，父親如在還好，如到在後，相形之下，豈不難堪？記得那年葉姑曾說此乃仙果，祇海外有兩仙島出產，島主頗吝，輕易不以與人，極為難得。不料這裡卻產得有，又是無主之物，現成禮物，豈非絕妙？念頭一動，又趕回來，全數採個淨盡。

那知此果，乃大咎山妖人「毒手天君摩什尊者」，種來供獻與妖師崆峒軒轅法王享受之物。便不遇上妖人師徒，一經發覺，立被尋來。何況二女又把大咎山絕頂妖宮誤猜是仙山樓閣，欲往探詢，自行投到。那佛棕異果離樹越久，香味愈發濃烈；妖宮徒眾，一聞便聞出來。先見二女美質，本已不肯放脫，再知異果被盜，如何能容？

這時妖人正在宮中拜參練道。手下徒眾雖然厲害，禁不住二女法寶神妙，為數又多；二女二次遇敵，鑒於幼年之失，上來便留了神。

眾妖徒驕橫已慣，又恃在本山本地，輕視敵人年幼。才交手，便吃二女殺死了三個；可是

謝山所賜的法寶，也毀傷了兩件。終於驚動空中為首妖人軒轅老妖門下第四尊者「毒手摩什」，趕將出來，見愛徒傷亡，憤怒已極；立下毒手，想生擒二女，為愛徒報仇。

二女雖然得勝，連失法寶之餘，也看出妖人勢甚厲害。互相打個招呼，正待再給敵人一個重創，飛身遁走。耳聽一聲龍吟，忽見窗前台階上又一個矮胖妖人出現。人還未到，先飛起一片烏金光幕，將當頭天空罩住，似要往下壓來。方自驚疑，看不出頭上是何法寶，耳旁忽聽有人低語道：「妖人所放，乃是『七煞玄陰天羅』，一被罩上，休想活命！還不逃走，等待何時！」

二女原曾聽謝山說過軒轅師徒們的厲害，和所煉邪法異寶的名頭功用；聞言定睛一看，果與所聞「金烏神障」相似，不由大驚！知道這是最狠毒的邪法，雖有「辟魔神光罩」護身，久了也是凶多吉少。更恐被困在此，將開府盛會錯過，心中發急。看出妖人志在生擒，各打一個暗號，假意被陸續追出迎敵兩妖徒的綠氣絆住，由他牽扯，緩緩往宮前飛去。暗中運用玄功，取出法寶，準備臨走時再給妖人一下重的，以防追趕。眼看臨近，倏地施展全力，將劍煞條地暴漲；尚恐力量不足，一個對付為首妖人，一個對付那兩條綠氣，各將手中備就的法寶，發將出去。

妖人驟不及防，一面又要顧周、李、易三個突然出現的強敵，分了好些精神；兩妖徒固是受了重創，毒手摩什也中了一下好的，慢得一慢。二女見那麼厲害的法寶，打在妖人身上，竟未覺出怎樣。情知不妙，趕急回身，催動遁光，急如飛星，往前逃走。

換筆重敘前情。

妖人自是咬牙切齒憤恨，略為閃避，連傷勢都不顧；逕捨周、李、易三人，隨後追去。

二女百忙中回顧，身後金烏光雲狂潮暴發一般，漫天蓋地追來；竟比自己遁光，要快得多。心中驚念，忙把「辟魔神光罩」取出，以備萬一。猛又聽耳旁有人說道：「道友祇管加急遁走，貧僧代你抵擋一陣便了。」

二女聽是先前說話那人，再回頭一看，一片千百丈長的金霞，忽然從空下降；光牆也似，橫亘天半，後面妖雲也自飛到。就在兩下似接觸未接觸，目光一瞥之際；妖雲便電一般急，捲退回去。

二女亡命飛馳，雖然回顧，並未停留，也遁出了好幾十里。知這兩番相助的必是一位前輩神僧，好生感佩。還有適和為首妖人對敵三少女，也極可感，劍光更是神奇。意欲尋著這四人致謝，詢問來歷；剛把遁光微停，便聽耳邊接著說道：「峨嵋開府在即，此非相見之地，須防妖人去而復來，貧僧也無奈他何。事正緊急，前途尚有人相待，請到峨嵋再見吧！」

相待已三百
年矣！

二女一聽，這人竟是峨嵋一派。一面未見，竟識得自己來歷；聲色不動，便將那麼厲害的妖人逐走，不由對於峨嵋更生景仰。既然峨嵋可見，何必忙這一時？便催動遁光，往前趕去。因為逃時匆忙，將方向走偏了些；中途又值陰天，沒有看出方向，以為途向未走錯，否則適才那人決要提起。一味加急前飛，不覺竟由峨嵋側面越過，到了川藏邊界的大雪山界內。有了上次經歷，沿途所經高山甚多，內中雖曾見到好些藏在深山中的廟宇和修道人所居的洞穴。惟恐又生枝節，偶然隱形飛落，見與想像中的峨嵋不似，便即飛去，並未朝人問訊。以致越飛越遠，

嗣見前面雪山矗列，高出雲表，綿亘不絕。

二女雖未到過峨帽，大雪山景致卻聽說過，漸漸起了疑心，謝琳道：「聽說峨帽靈山勝域，每年朝山的人甚多，極具林泉之勝。就說後山仙府一帶，素無人跡，風景應該格外靈秀雄奇才對。我們飛行了這些時，按說早該飛到，為何所過之地全與爹爹平日所說不似，這時竟飛到這滿佈冰雪的亂山中來了。我看此山少說方圓也有兩三千里，峨帽在四川省內；書上載著，天府之國，人民富庶，決不會當中夾著這大一片冰山雪海之理。莫非我們把路走錯，走到西藏大雪山來了嗎？」

謝環答道：「妳說得對。我也正在疑心，沿途所經均不像是峨帽，按路程卻又該早到。此山俱是萬年不化的冰雪，怎得會是峨帽？十九把路走錯。祇為適才助我姊妹脫險那人，曾說前途有人相待之言；並沒說我們把路走錯，內中必有深意。又見迎面這山高出群山之上，憑我們的目力竟會望不見山頂，從出世以來，還是頭次見到。這還不算，最奇怪是，我到了這裡，心中老動。彷彿往日葉姑帶我們去見爹爹——因三年才去一次，由上路便盼起——越想快到，心越急的情景一樣。所以老想和妳說往回飛，另尋峨帽下落；總是戀戀，想到那山頂上去，不曾出口，妳說怪不？」

謝琳道：「誰說不是？我也是從初見這雪山起便心動，活似有個極愛我們的人，在那裡等我一樣。照著我的靈機，兆頭還是很好；不然，我已料定是大雪山，不等到此，早喊姊姊回頭了。」說時，二女遁光已然停住。

謝瓊道：「這事真奇，停下來，我心更動得厲害；直恨不能當時飛將過去。我想神僧既說前途有人相待，必非惡人。此山又如此之高，相隔祇百多里，也不爭這一點時候。反正走錯，難得到此，何妨上去一次；不管有人無人相待，好歹也開一回眼界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遙空一聲清磬，竟似由對面高出雲天的雪山之上傳來。二人聞聲，不由心旌搖動，一面又覺身後有什麼警兆侵來，祇有前行安樂之狀。雙雙連走字都未說，不約而同朝前飛去。越往前，冰雪之勢，越發雄奇；因山太高，須迎著罡風，向前斜飛。沿途俯視，祇見到處冰崖千仞，萬杳雜峰，茫茫一白。

天公老是那麼陰沈沈的，日月無光，青蒼若失；一望數千里，俱是愁雲漠漠，慘霧冥冥。祇管四外雪光強烈，眩人雙目，並不覺出一點光明景象。加上悲風怒號，雪陣排空，匯成一片荒寒；休說人獸之跡，連雀鳥都沒見有一隻飛過。忽然一陣狂風吹過，好些千百丈高的冰崖雪壁忽然崩塌，當時冰花高湧，雪霧騰空，轟隆砰訇之聲，響動天圓。跟著數千里內的雪山受了震動波及，紛紛響應，相繼崩塌，聲巨而沈。恍似全山都在搖撼，端的光景淒厲，聲勢驚人。二女暗忖：「這等窮陰險惡之區，除了冰雪，什麼景致都沒有。尤其山嶺之上，罡風凜冽，景更荒寒；任是鐵建的廟宇也為吹化，怎會有人在此居住？但那一聲清磬，明是山頂上發出來的，真個奇事。」一路尋思，越飛越高，不覺飛到頂一看；那山竟比下面所見還要高出兩倍，滿山俱是萬年前的玄冰。因受罡風亘古侵蝕，到處冰鋒，錯列如林，人不能步。通體滿是蜂窩一般的大小洞穴，其堅如鋼，乍摸上去，並不甚冷；等手縮回，祇覺寒氣侵肌，其冷非常。